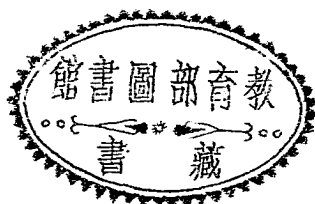


血漬的遺編

乙凡著



第一次

共三冊

精生年活出版社

818-99

28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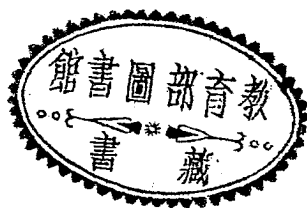
23

MG
I246.51
10

井
公
指
正

血 漬 的 遺 編

著 凡 乙



乙
凡
藏
戲

校
以
錄
此



3 2173 1149 1

社 版 出 活 生 年 青

謹獻給

慘死敵手的
朱堅白同志

血漬的遺編

自從「七七事變」，蘆溝橋的砲聲揭開了我們神聖戰爭的序幕，「偉大時代」是展佈在大中華的國境以內了！許多偉大的事蹟：在民衆間、在沙場上，不斷地有所表現；大概偉大時代裏，一切皆是偉大的吧！

偉大事蹟的表現，像是不平凡的傳奇，像是很悲壯的戲劇，也像令人興奮鼓舞的詩歌！這一些動人的傳奇、戲劇和詩歌的產生，總是要用青年們的熱血來寫成的。

——沒有青年們的熱血，也裝點不成這偉大的時代。

在暴敵的鐵蹄瘋狂地蹂躪着我們長江下游的時候；隱蔽在敵人的後方，却有一座號稱「江北威尼斯」的水城，也正是我們游擊的根據地。這座水城，位於紛歧的港汊網的中間；平時因為外來的人跡罕到，所以這裏的氣氛也特別恬靜。浮在水面上的城堞和亭臺，掩映着水底顫動的倒影；更點綴上幾隻翱翔於白雲間的沙鷗，和蕩漾於綠波上的細艇，真是一幅饒有詩意的畫面！又何況在夕陽西下，明月東升的當兒，從水面上還可以聽到悠揚動人的漁歌呢？

古來這裏本是避兵的桃源；用兵的人總是不肯帶着人馬到這幽僻的地方來的。自從我們用了它當做游擊的根據地和敵人的飛機不斷地來俯窺它的神秘以後，詩意的情



境，已被新帶來的戰雲彌漫着了。——城壕和亭臺的倒影中間，夾雜着許多碉樓和砲臺的雄姿；綠波上的細艇，多數改着了武裝；閒適的沙鷗，好像很少看見它們在白雲裏的翻騰；而在黑夜裏，也祇可聽到充滿殺氣的雄渾軍歌，用着打在四面城根上的淒厲的潮音來伴奏。總之，嚴肅、緊張和激昂，已代替了以前恬靜的氣氛。

到了神聖戰爭的第四年代，濃密的戰雲，終於化為狂暴的霹靂和風雨：這座水城，竟在暴敵的飛機和砲艇聯合猛攻之下而致失陷了！

敵人猛攻的第二天的夜裏，我們爲着奉行「帶實擊虛」的命令；於黑夜匆猝間，分乘小船，各自突圍。從槍林彈雨中，我這隻小船總算是開出來了。衝過了火線，天已黎明；蕩漾於四顧茫茫的湖上，反更覺到寂寞和悲哀。因爲想起了夜間突圍時，聽到隣船上的慘叫聲和落水聲；自然會追念着在敵人的汽艇與機關槍前犧牲了的同志們來。痛定思痛的同情之感，反覺到自家的僥倖脫險確是不幸。同時那些被證實已經死難的同志們的聲容笑貌，又常時在我腦海中浮動；這種「不得不」的回憶，更壓迫我好像蒙上了一種「偷生」的恥辱似的。而水城的詩意畫面，也有時會一幕一幕地像展佈在我的眼前，添補上一些額外的憂鬱。

將小船駛入一條彎曲而狹小的葦港裏面去，稍稍休息一下子；發覺到隨着自己身邊攜帶的，只餘一隻不很大的手提箱子。箱子外面紅色的皮，有些地方是磨得發白了

；證明它在困苦艱難中追隨着我，已有相當悠久的歷史。不過想起這番敵人攻佔了「威尼斯」，我們所遭受的奇重損失；我倒憎惡這一隻不很大的箱子竟得保存，並且完整地呈現在我的眼前。煩悶時幾乎要衝動起來把它從小船上也推落到水中。

天色大明了，槍砲聲漸漸地稀疏而岑寂；除去天空時有敵方的鐵鳥盤旋怪嘯以外，如夢的死色景象裏，開始回轉了一點常態。但我這時停留的地方，離着敵人新佔據的水城還不遠，呼吸的空氣，仍然是不自由的；不自由的空氣裏面，當然不能長時間生活下去；又何況敵人正是四出搜翻呢？

隔了幾天，我就隻身化裝北上，到淮河兩岸另一個游擊的根據地裏，再重行度着游擊的生涯。那隻僅餘的箱子，是被寄存在離水城不遠的一個農夫的家裏。

憂慮餘生的我們，又重行在新的游擊根據地裏集合起來，一致作圖存的努力。經過了兩三個月的艱辛締造，各項工作，又覺得略有端倪。敵人一兩次的侵擾，也受我們一些打擊。這小小的根據地，雖然是最後的根據地，也許是撐持游擊到暴敵消滅而我們獲得勝利的根據地吧？這一種想像，時常在目前較為安定的局面裏會活躍起來的。因之我覺到太陽又漸漸地有了光輝；月兒却有時露出笑靨，河流淙淙地似在那兒唱着進行歌曲；河邊的綠柳也像少女歡迎着英勇的情人那樣的楚楚動人……：

一天下午，我看到綺麗的晚霞，不由令我聯想到戰爭時敵人所縱的烈火，和我們

所流的鮮血來了。從這一點又同想到這番從水城裏突圍而出一些殉難的同志，和我自己所經歷的危險；而終於想起了寄存於一個農家的那隻箱子。

隔了幾天，那隻箱子是被派人設法取來了。在一個荒村茅屋裏的夜中，豆一般的孤燈之下，我開開了那隻箱子來檢視一番。這僅存的故物，却又令我於淒涼的客地裏生着濃厚的情感；「他鄉遇故知」的况味，也許可以比擬我這時的感觸。我翻出兩本以前的詩稿子和幾本舊的日記：這些是我過去費了一點心血寫成的；雖然不甚愜意，但却留下了一些生命上的波紋；所以也倒「敝帚自珍」。沒有損失，又覺得還是幸事。我一面從回憶裏低吟着幾首自己覺得滿意的詩句，一面又向下面翻去。除我所愛讀的幾十本書之外，却檢出十幾張照片來，這些照片是朋友們贈給我的；但這些照片裏有幾位已經壯烈地殉難了！想起了這些殉難的朋友的犧牲情形，想起了殉難的朋友各個生前的音容；令我在這黯澹的孤燈之下，又生出一些恐怖的悲哀。最後在靠近箱底的所在，突然發現一本法國小仲馬所著的「茶花女」不由得令我受了震動而驚異地叫出聲來；急忙取過了這本「茶花女」而把它下面那一冊日記也拿到手中。

「茶花女」和日記的面子上，皆染了一些血蹟。這血本來像花一樣的鮮紅的；但現在淡的地方有些發着黃色，而濃的地方又變成紫色了。這是在三年前——神聖戰爭開始的第一年，我把「茶花女」和這本日記一起收藏起來的。收藏在什麼地方，我已

忘記了；今天在這隻箱子底下，無意的檢了出來，又怎不令我驚奇？

在戰爭中生活久了的人，神經一定會因槍砲聲的震盪變成麻木；而記憶力一定也會因飛機的轟炸變得更壞的。不然，這本日記收藏在這隻箱子裏面，怎麼也會忘記得無影無踪呢？爲着看到這本血染的日記，我又立即回憶着這血的故事。

二

神聖戰爭在大上海附近爆發了：我是奉命保護離戰場不遠的幾座鐵橋。在敵機不斷的轟炸之下，我們也不斷的督飭修理。聽到前線傳來一些勝利的消息，我是更感到興奮的。在前綫作戰被人目爲英勇的名將，有幾位是我要好的朋友；這也許是我更形關切的原因吧？不過在兩個多月我們發揮着雄奇武力予暴敵以出乎意外的打擊之後，忽又聽到了大上海附近陣地被增援的敵人衝破，我們退守蘇州河兩岸的消息，我的悲痛和焦急，實在是無法形容。爲着減輕這種苦痛，我祇有自動的乘着一部汽車到蘇州河的南岸，向友好的官長那裏去探視一下，並打聽一些真實的消息。到了虹橋附近，已經是午後二時了。時值冬初，縱然是在錦繡般的江南，但爲戰雲瀰漫，景物亦殊蕭然。看見退下來的各部份的士兵，向他們打聽官長的位置，也確實是難事，到處僅接受到「不知道」的問答，或是得到用偵察的眼光向我身上打量一番。我茫然了；可是也

沒有好法子想。本來也難怪，他們也許是真不知道的；即便知道又怎能向不相識的人洩漏這樣的秘密？這時又聽到不遠的地方的槍砲聲、炸彈聲，及天上敵機的怪嘯聲，更令人忿怒，並打算着點興而返。正在路旁遲疑的當兒，遠遠看見有一位手拿着黑漆馬鞭的軍官，後邊跟着一些隨從，從田野間的小路向這大路上走來；邊走邊用馬鞭向北面指點，好像指揮着構築工事似的。我存萬一之想，且候着這位軍官來到，以為也許我所想見的幾位軍官。能在這裏遇到一位的。當他走近的時候，却令我失望，因為他並不是我所想見的。不過很奇怪，這位却有些面熟。——在我和他互相注視以後，突然地我們驚叫起來，急趨前握手縱笑——

『你什麼時候到這邊來的？真是夢想不到！』我說。

『我更料想不到在此地能遇見你——』我的部隊在開戰三四天後，就奉令開來的。昨天碰上了一場最危險的惡戰；今天才退到這裏。我正在察看地形，準備構築工事！你怎麼也到這裏？』

『我奉令守南邊那幾座鐵橋，早已駐在此地。多年不曉得你的消息了；可是你現在担任什麼職務？』

『我春天就擔任了第×師第×旅旅長。一別多年，誰也不知誰的前途；在我們同學的時候，誰能料到我們現在通同武裝起來了呢！前面是我們的司令部，到那裏多談

「會吧！」

這位軍官帶着我一同到他的司令部裏去。他姓藍，是我在中學時的一個同學。在學校裏很文雅的，走路時低着頭，說話時會紅臉的。又有着一副長長白白的臉龐和兩道細長的眉毛，倒頗富於女性美。離開中學之後，聽說他學陸軍，很會令知道他的人有些奇怪。誰知十年不見，他已變成這樣的糾糾武夫！他的眉還是那樣細長的，不過濃了一些；臉龐還似當年，不過也蒙了一些風塵，顯着有些蒼老。大概現在頭是低不下去，臉也紅不起來了！我不知他現在已當旅長；更不知他已到了大上海參加這次神聖抗戰。

在往他的司令部的途中，我問明他這次退下來的經過：才曉得這次退却，是我們有計劃的撤退；各位官長均已安全到達預定的位置。又曉得這番撤退，他這一旅擔任掩護的任務。敵人頗有犧牲，他的部隊也損失很大。就是因為掩護部隊肯犧牲，能盡職；所以我們的大軍才能很安全的照預定的計劃退了下來。聽他講到這番英勇戰蹟之後，我對於這位從前走路低着頭說話會紅臉的軍官，更表示驚異而另眼相看了！但這也正是我這番到前線來意外的發現與收穫。

離着路旁大約有二里路，就到了他的司令部了。綠竹林裏幾間茅屋，環繞着小河，有小小的木橋可通。假如不是外面砲聲的擾亂，這裏倒真是很幽靜的地方呢。我到

他的司令部裏，先打電話給我友好的幾位軍官，致一些誠摯和欽慰的意思，並說明這番到前線來的目的。以後就隨同藍到西面又一個竹林子裏面去看一看他的部隊。因為他的部隊這番掩護時損失太大，奉令在這裏休息兩天的。在我們走到竹林子的時候，看見大約有四五百個官兵，坐在地上，正聽着一位武裝同志的演說。在官兵向他們的旅長立正致敬後，仍復坐下靜聽。這個演說大約快要結束了，我和藍聽到的話，大約是這樣子的：

……我們這次能達成任務，就在能服從命令和沉着應付。譬如這番犧牲了幾位官長，他們雖然犧牲了；但是他們爲着抱定服從命令的決心，所以收穫才那麼大。他們的犧牲，却極光榮。又像這位同志，（說時手指着一位負傷的軍人）我看見他的一門平射砲，於敵人開十幾輛戰車來的時候，竟平心靜氣的像平時一樣，對準了測射器，一砲一個地把敵人的戰車一連打壞了六輛。他左臂負傷了，仍然守住砲不退；終於把敵人的戰車打回去了。假如那時候不是他這樣的沉着，昨天的情形，真是不堪設想。這樁事是戰場上一種奇蹟，也就是軍人最光榮的榜樣。總之我們以後更要服從，更要沉着，這是我們革命軍人的特色，也是我們獲勝的要點，希望大家從這次經驗裏更要努力。須知以後是清算血債的時候，血不是白流的，大家的血更不是白流的！完了！

在官兵表現極度興奮的時候，這演說結束了！從這位演講的武裝同志的聲調裏聽來，明明是位女同志。她說的準確的國語，很清脆的。雖然她的腰被皮帶束的那麼細，但揮動着有力的拳頭，配合着有力的語調，卻又表現出她頗健壯。說話時頭是昂着的，左臂常會彎着肘抵在腰的後面，把胸部更顯得挺出。這種姿態已經烘托出非凡的氣概來了；而她那雙靈活有神的眼睛，也像言語一樣地能擯引住疲勞不堪的聽衆。演講的末了兩句話，更說得誠懇有力，給予聽衆以不可磨滅的印象。再深味她的語氣，她是參加到最前線的火線上；至少也會和平射炮的射擊手在一起。這種種的印象，令我驚疑，令我不敢遽然相信，鐵礦裏面怎麼會發現一顆大的寶石呢？在我正在沉思的時候，她已走到藍的面前，行一個軍禮。

『你太疲勞了』藍說，並爲我介紹：『她是梅健同志，師部裏派到這邊來指導政治工作的。這位是乙統團長，他從他防地裏才到這邊來』。我們互相地行了一個禮後，她並仔細地向我打量一番，從頭上一直看到腳底，我也覺到異常的矜持並深爲奇怪。她隨即說了一句『也太辛苦了』，就先回到她所住的小屋子裏休息去了。

她有合度的身段，健康的容顏，罩着一頂合式的草綠色軍帽，你會幻想到夏天的池塘裏，掩映在綠葉下的一枝亭亭玉立的蓮花。而軍帽上那顆「青天白日」的黨徽，像更顯着光輝似的。細長的眉，假如不是因爲她從戰場上新下來的話，你一定會疑心

到是被美容的專家精心的描畫。眼睛是秀而莊嚴；黑而有光的瞳子，更像蘊藏着許多的神祕。她行軍禮時，嚴肅而極合度；但在軍禮行後，將手放下的一霎那裏，卻從嘴角上表現出像春風一般的微笑；然而這樣一來，立刻又消失到嚴肅的氣氛裏面了！戰士的英勇上面塗抹着一點處女的羞澀。正像蔚藍的天空掃上淡淡的彩霞，——真是更顯着美麗！她走路時是矯健而爽快，也許是從戰場上練習出來的吧！

她整個給我的印象，是英秀、精明、婉約、健壯、有精神，有熱血的時代女郎。總之，「梅健同志」真是戰場上的「奇蹟」！但是，她那樣地注視着我，又爲的什麼？

我和藍慢慢地走回司令部時候，我覺到「血不是白流的」這句話的餘音，還縈繞着我的耳邊、腦際。聽着三五成羣的敵機發着怪嘯，真是令我不屑理會！

因爲藍的指點，見到大上海的閘北，却正埋葬於大海之中。烏雲下一片紅光，和西面日將西下所蔚成的紅霞，正互相輝映——都市的繁華，是正在魔手下開始毀滅了！然而，我却想着：「血不是白流的」！

二

藍這番真是勞苦功高！並且已經十年不見了。我有些動中學生時代的情感，覺得再見不容易；所以很想留在他那裏作「度這宵暢談」。但是我離開防地已有半天了，

又不能不急地回去。爲着這種矛盾，我想到一個兩全的辦法：以爲藍的部隊既奉命暫時休息，當無緊急任務；就想他隨我到鐵橋附近的縣城裏休息一天，藍對於這個提議，自然很同意的。因爲縣城裏也許有未炸完的澡堂可以洗澡，也許有未炸完的飯館可以喝幾杯酒，何況我們倆還可借此機會痛快地談一談心呢？於打電話給他的師長並得到一天的假的許可後，我們就欣然地坐上汽車，向東南方的——一個縣城急馳而去。

敵人的飛機有點醜陋的烏鴉吧！黃昏時也要歸巢呢？所以這時的天空中倒覺得恬靜了許多。而我們坐在車子裏的暢談，也就愉快地開始。

藍談到他學陸軍的動機：他說就是因爲在中學時，同學們太欺負他像個女性，他才氣忿地學陸軍的。講到這裏，我說：『軍人本應「靜如處子，動如脫兔」的；從前是個「處子」，現在倒像個「脫兔」呢！』說的我們大笑起來。後來他又談到這番作戰的經過，和幾次得意的勝利；不但講的人眉飛色舞，聽的人也覺到異常痛快。最後講到這番掩護退却時的犧牲；想到他的死難的部屬，他的聲調裏又蘊藏了許多的悲痛，這時夜之黑幕也正籠罩下來；汽車以外的昏暗的環境，和遠遠的像送喪的砲聲；更把藍推入悲哀的深淵裏去了。爲着想安慰他，我不由得衝口說道：『你不知道麼？「血不是白流的」！』

這句話的提示，真有意外的效力；他不但似乎得到安慰，並且很明顯地把很凝重

的思想刺激一下而活躍起來。

『哦！你覺得梅健同志怎麼樣？』他興奮地問。

『和她初見面的我，那有你清楚？』

『她很注視你，我還沒看見過她對於一個男子像對於你這樣地注視；她大概很看得起你的』。

『這是什麼話，她注意我，當然因為我是你的朋友』。我這句話回答的很得體，蓋也似乎覺得滿意。

『好，就我所知道的向你談一談吧』！他的語調充滿着生動。『她是在我們部隊從漢口開向前方來的時候，自動的投到師部來服務的。因為她程度很好，做事負責，所以很快的就擔任了師裏的重要政訓工作。由師部派到我這邊來，不過兩個月；但沉着、負責、勇敢、幹練，真是不易見到。我們官兵的意志，可以說受她的影響很大。前天的掩護退却時，她一直在槍林彈雨中和我們官兵共同行動。這樣的精神，真令人拜服。你今天聽到她的講話，總會看出她的精神和能力來的』。

『是的，真有精神，能力應當不會差的。不過她是什麼地方人呀？』我也關切地想問個究竟。

『她說她是北平人，因為華北戰事發生了，才逃到南邊來，尋找救國的工作。不

過這話靠不住的。因為我問她北海現在是什麼情形，天壇裏的大柏樹是不是已遭敵人砍伐，她一概答不上來。至於陶然亭、集靈園，她是更不知道了。並且我聽出她的口音有一點像南方人，不過說的北平話說得很慢罷了。她為什麼要這樣神秘呢！真有點費解！我聽了他這一段話，也不禁納罕。

『真的，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為打破旅途的岑寂，在他閉口兩三分鐘之後，自言自語似的來了這麼一句。但是我也在沉思了。』

在我們的歸途中，汽車要經過一個山坳的。我們在車中聽到車子笨重的氣喘聲音，曉得已上山坳了。為着不願意聽到汽車粗急的喘聲，我們乘勢就下車走走。這山是江南的名勝之一，林水的幽美，可惜為黑夜掩藏起來了！在我們走了幾分鐘以後，聽到頭上有飛機的聲音。從經驗方面告訴我們：曉得這是我們的神鷹出來夜襲敵艦的，我感覺到無名的快樂。我拉着藍站在山坡上，去眺望我們的神鷹襲擊敵艦的偉觀。

機聲剛從頭上過去，馬上見到敵艦紅綠信號的亂放，又見到探照燈交叉的映入天空，接着看見高射砲在天空所爆炸的火花。而沉着的炸彈洪聲在不斷的發揮着偉異的威力。我也虔誠地為我們的英勇的航空人員祝福。在我們聽到我們的神鷹隊由我們頭上飛回去的時候，我們也踱過山坳，又上汽車，繼續着前進。

『我想今晚梅健同志看到這一幕的空戰奇景，一定更感到興奮的』。藍又聯想到

他所要談的對象來了：這個對象是被證明深深地印入他的腦海的。

『怎麼說』？我感興趣地詰問。

『聽一些政工同志們說：她在戰場上最感到興奮的，就是看到我們的飛機。她平時的性情和舉動是很恬靜的；但一聽到或看到我們的飛機，情緒就緊張起來了。不論在什麼時候，不論在什麼地方，她總是聚精會神地注視着翱翔的飛機；即使是在夜間，從夢中驚醒後，也要起來望一望的。因此，有些同志們稱她爲「飛機的熱戀者」。我的確也有一兩次看她是這樣子。今天晚上她要看到這一幕，不是更感到興奮麼？她的性情真是有點特別』！

『我想她不過是歡喜新奇的東西罷了』！我懶懶地陪上一句。

『戰場上那樣不新奇？我認爲她喜歡飛機，就是她性情「高傲」的象徵』！很認真地下着斷語；表明他是較爲了解她的。

『也許的』。我心裏却不深以爲然。

『並且，我認爲，不但她的籍貫是假的，就是她的姓名也不見得真』。又岔到別的問題。

『又是怎麼同事』？我却很想靜聽這個新奇的答覆。

『她在師部的「陣中通訊」上時常發表文字，名字有時用景華，又有時用挹雲；梅

健又安知不是她的別名？並且她的籍貫既可以假，姓名又何必真？總之，這人很特別，一切皆神祕得很：什麼原因呢？真不可解！她冷的很，却又極其溫和；她有沸騰的熱血，和豐富的同情；——一些傷兵更歡迎她的，她可算是傷兵的姑娘。她在戰場上有功夫就看書，並且聽說有記日記的好習慣。她除去工作，不多言語；微笑的沉默，更令人莫明其妙。她有時也很憂鬱，但見着人又微笑了；誰知她的心境怎麼樣？並且她沒有提到「家」，難不成她沒有一點掛念麼？他很情感地直講下去。

『人生的意義，大部是在追求神祕的，尤其對於異性。你何不追求呢？並且她幫助你照管部隊的力量也很大，你們的性情似乎差不多，就說到這樣樣兒，也倒有點相像；今天既然共同地走上了一樣的救國途程，真可同氣相求呢！』我這樣說笑話似的安慰他。

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人各有志，不能相強的！我有些後悔，沒有認清她；不過她也沒有法子能夠令人認清的。總之，這是一個神祕的謎，我真不願意再想到這個問題。』似在自解自慰地，却又增加了一些悵觸。

『玫瑰總是有刺的』！又一種安慰的方式。

『唔，沒有刺，不像玫瑰；但是……』好像不好說下去了。

情場上的失敗，好像在戰場上的失敗一樣令人難堪的。藍在情場上很明顯地沒有

像在戰場上一樣的勝利；爲着減少他的新襲入心頭的不快之感，我是默然了。

我們的汽車也在默然之後不幾分鐘，到達了目的地。

下車後曉得這縣城裏，在今天下午又遭了一次大轟炸，澡堂和飯館皆被炸毀或閉歇了。我們失望地到了一家小客棧裏，權作這一宵食宿的休憩場所。

第二天的侵晨，敵機又大舉轟炸，小小的城市裏至少投下有四百個炸彈；我們覺察出敵人有大舉攻擊的徵候，不得不讓藍回他的防地。

在敵機停止轟炸後，送藍的行到了城外。沿途繞過正在燃燒的房屋，鑽過倒在馬路上的電線，越過倒在街心裏的牆垣，再聽到號哭聲、呼救聲、呻吟聲，一片慘痛的大合奏，真令人永遠忘記不了這種創痕；而我和藍也留下這一番慘別的紀念。當我要走到城門口的時候，我看見一個裸體的孩子拖着一段的小腸倒在馬路旁邊，還沒有完全斷氣；大概他是從起了火的屋子裏邊逃出來的，但是逃不動了！又見一個中年婦女抱着一段有二尺多長火燒焦了的殘骸，瘋狂地號着，說是她的丈夫。這些慘痛的景象，又令入多麼傷心？『血固然不是白流的；但是我們的血流的太多了！』我當時這樣地想。

和藍分手後的四五天裏，敵方好像很焦急地派出飛機四處狂炸；負傷的野獸，在咆哮和瘋狂了。有一天夜裏，接到後面一位周將軍的電話，說他馬上要從鐵路到前方去，並約我到鐵橋旁一個竹林子裏會一下面。我候着周將軍來了，到一個竹林子的裏面靜候他的指示。他說現在蘇州河岸戰事很緊，他馬上要到北面去指揮；囑咐我多多的注意鐵橋附近一帶的防務。從他的短短的幾句話裏，我曉得局面已更形緊張了！送着周將軍車子開走了之後，我在竹林旁，星光下，呆呆地向北凝望。並想到周將軍到前方去一定會建立下奇功的，我那幾位要好的軍官一定會擊敗敵人，略展生平懷抱的。藍的部隊雖然損失太大，但精神意志均極堅定，一定會擔任起他的神聖的任務；而那位梅健同志一定會造出一些驚人的表現的。……「血不是白流的」，真的，這就是宇宙間的真理！……這些想像，令我安慰，也令我眼前現出一線光明，我幾乎想做出兩首詩來抒寫我生動的情感。但這些想像，終於被幾聲沉重的砲聲，和前綫幾點紅綠燦爛的信號所湮沒了。

第二天早晨，派人到藍的司令部去聯絡；但他的司令部已挪移位置了。挪移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當然無從知道。不過聽說我們昨夜的反攻是結果很好的。

這一夜裏是大霧，對面看不見人，上帝又放下了烟幕！記得一個多月前的濃霧之夜，我們乘勢襲擊敵方，大獲勝利；這也許又是給我們勝利的機會呢！——我夜間在

鐵橋旁這樣地默祝着。

可是這次濃霧，終於是幫助了敵人侵略的計劃了！這一夜裏敵人派了五隻軍艦潛入杭州灣，在我們的後方登陸，竟告成功！我們在大霧尚未全消的清晨，就出意外地得到這個晴天霹靂的不幸消息！在鐵橋旁邊也可以聽見前後兩方的砲聲，而敵機也更形猖獗了。這時鐵橋下的江水，頓時像起了無數的縐紋，充分表示有憂鬱似的。但意外的悲哀，却令我意志益發堅定；我自覺還可算是重視命令，並能沉着應付的軍人。

鐵橋在當天的下午被敵機炸毀，已無法修補，並且也無需修補了！不過被我們高射部隊射中了兩架敵機，冒着濃烟，發着吼聲，向地面俯衝下去，再也不見起來；大概也是無法修補了吧？在黃昏時候，破壞的鐵橋旁邊已經展開敵我步兵的惡戰，我們三個中隊長犧牲了，兩個大隊長又犧牲了。然而武裝同志們仍然在英勇地抵抗；我們的血是不怕流的！夜間奉到周將軍給我的命令，要我們退守鐵橋附近的縣城，並且限令必須死守二日，再行相機撤退，到太湖邊發動游擊。我們從命令裏看來，曉得我方的戰略，是適應情勢已決定向後撤退了！而我也却正是負着前幾天藍所負的任務。這真令我覺到惶恐也覺到光榮！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完成這偉大的使命的；雖然我們部隊裏沒有像梅健一樣的同志！

孤城裏兩天苦守的情況，真像一場惡夢。那時候爲什麼沒有被敵人機羣炸死，或者做了砲灰，我真不曉得這個道理；祇能說是命中註定不該在這裏結局吧？祇記得在守城的第二天的下午，已被敵人衝進城門了，離着我們的總隊部不到三百公尺遠，可是終於被我們反攻出去；我們也還是夠「沉着」的。到了夜半，因爲守城已經滿了兩天，達成任務了，我們決定撤退；不過在重圍中撤退也還不易呢！

衝開了一條血路，我們向預定的目的地轉進；在離城不到一里路的當兒，回頭一望：看見和它會共存亡的縣城的上空，已經慢慢地升起了紅色的佔領信號，和下面的火光正構成一幕極慘淡的奇景。槍炮聲却像瀑布奔流時發出來的怒吼，再也分不出一聲一聲地在那響着了！

前天和藍曾經經過的山坳，也是撤退時必經的唯一要道；誰知早已被敵方佔據，並已埋伏上一百幾十個敵人了。在我們的部隊走到的時候，遭他們一個意外的襲擊，損失當然很大。被證明確實犧牲了的，是又一個大隊長，和他一部的官兵。這時後退不得，祇有協同被阻的友軍，一致殊死猛衝；在黎明之前，我們居然把敵人消滅了！在我們通過這段血的山坳的時候，走痛了的腳，時常踏着新的屍身，下意識地感覺到柔軟的舒適；不過也不能斷定這些皆是敵人的屍身啊！

過了山坳之後，收容一些殘餘；但是損失也太大了。熹微的晨光之中，望見了高

踞於山頂上一座偉大宏麗的教堂，我想到這悲壯的慘劇，原來就是在派「人子」爲人類流血的上帝眼前展佈的；嚴肅之中，也感到一種滑稽——他能保證我們流血的價值麼？

滿山上又隱約地看到「紅於二月花」的楓葉，却正像新灑的鮮血的幻影！

我們在飛機轟炸之下，在槍聲密集之中，蜿蜒着一條長的行列。沿途看到炸毀的汽車，看到四週的大火，看到我們武裝同志的殘肢斷骸；我們在火焰中奔馳，我們在血花中挺進！

傍晚的時辰，敵機越來越多了！聲音的凝重，令人頭痛，也更令人憤怒。但是看到這幾百架的飛機裏，幾乎很少有十架以上是形式相同的，大多數是笨拙而且醜陋。大概敵人是盡其所有的落伍武器，使用到這邊來了。他覺得是逞弄威風，但我於無可如何憤怒之餘，倒覺得這正是破舊飛機的展覽會，在我們聖潔的領空上出醜！

我們搶越過一條公路之後，突遭三架敵機的低空襲擊；結果我們損失並不大。我從一立起，將炸彈擲到身上的泥土拂拭了一番，又向前進。走過一條小河上的獨木橋，在幾株柳樹的下面，我突然有一個新的發現；這個發現太奇特了，我幾乎不相信我眼中所見的是真的事實。

一手攀着柳枝向後面瞻望的，不是一「梅健同志」麼？暴風雨之夜，怎麼能會看見

皎潔的明月？

在錯雜的情感之下，我向她打一個招呼，她還了我一個軍禮。

『乙總隊長，你太勞苦了！』證明她對於我還有些印象，並且還表示着歡欣的樣子。

『沒有什麼，担负掩護的任務，責任總是比較重要一些。不過，我——我的部隊還能「沉着」』。

『哦！』口角露出一絲笑意；她大概是在嘉許我了！我的疲勞，憂鬱，似乎在得到一些調劑。

『藍族長呢？』

『他和部隊夜裏奉令向後方撤退了。我因為夜間失迷了路途，才和他們失却了聯繫。我正想到後方去打聽部隊的下落呢』。她很從容地這樣的答復。

本來在特殊危險的境地，人與人相處是更容易接近的。我和「梅健同志」不是俱可以在這時候多談一些話麼？她的籍貫是不是北平？她的名字是不是真叫梅健？假如不是的，到底為什麼原因？我想這些問題似乎可以就便問她一番，她也許會告訴我一些真實的情況的。不過又想到在這嚴重的關頭，問這些瑣事，豈不惹人家的輕視？並且向匆匆初見面的人，就懷疑到人家的籍貫姓名，也太唐突了。而這種懷疑從何處說

起？不明明是藍告訴給我的麼？兩位軍官到一起來，不談到作戰的大計，偏研究到別人的籍貫姓名，更會令人瞧不起的。將來藍要曉得，一定也不願意我的。

我又想和他研究『血是不是白流的』這個問題，但在戰場上討論起學理來，也太迂闊而令人煩厭吧！

思想像浮漚一般的隨現隨滅，但我終於是默然。

「梅健同志」守候着兩個落後的勤務兵已經來到了。她要繼續着前進；我也因為守候幾個官長預備吩咐幾句話，要停留一下。各有各的使命，我們終於相互的行一個軍禮而分別了！不過她於行了軍禮之後並又定睛向我看了一下，說了一句：『祝你永遠的康健』，很情感的；口角上仍然掛着微笑的餘痕。

『祝你永遠的康健』，又是永遠令我不會忘記的。承她的注視，承她的垂青，我熱覺到是受寵若驚！但這又是什麼原因？

從她的後影，我見着她在軍服之上又套上一件短短的夾大衣，腰間佩着一枝手槍，肩膀上斜掛到腰裏是一隻灰色帆布圖囊，手是習慣地於走路時常會摩一摩手槍柄子；大衣的顏色比較普通陸軍軍裝的顏色要淡的多；衣的腰帶上肩膀上及後襟，均特別的各釘上幾個發光的銅鈕釦子，在日光下閃爍着；我在這大戰場裏，目送她走着矯健爽快的步子沒入於蒼茫的視線之外！

着。

「和她什麼時候能再見呢？她到底是怎麼樣的歷史」？這些問題又在腦筋裏憧憬

但皎潔的明月終於被烏雲吞噬了！

五

敵人乘着我們後退而緊緊地追逼上來，我們的部隊也在不斷的接觸之中，而漸漸地增加了損失的數字。但我們總是沉着應付的。在我和一部份官兵退到蘇州河上游的岸旁，心裏覺得稍為鬆快一些。

依傍着這段的蘇州河，有一個不很小的鎮市，大概名子叫做白鶴吧；因為名子很雅，所以我還能記得清楚。白鶴在戰前是什麼樣子呢？我沒有到過。不過照環境來判斷，風景一定很好的。現在這個鎮市，却是敗瓦頽垣，破燈不堪了。有些房屋，還是着了火，瀰漫着濃烟。「雲是鶴家鄉」，這濃烟也就成為棲鶴的白雲了。白雲之中還可隱約地見着有一口孤零零的高樓沒有被炸倒，倒像一隻鶴腿的獨立。這隻「鶴」爲什麼不去一飛冲天，將敵人那些縱橫空際的鉄鳥一個一個地搏擊下來呢？我這樣的幻想着。

鶴的附近，有一座長橋，橫跨在蘇州河上；這是一條來往交通的咽喉，當然在我

們轉進的時候，這座長橋更顯得有價值了。我們掠過鵝的旁邊，走向長橋的當兒，這座長橋竟很巧地被眼前的敵機炸毀了。於炸毀之後，還有許多敵機在上面盤旋；好像怕這座長橋還能作用似的。陸續有許多退下來的官兵，皆退到這炸毀的長橋頭子彷徨。有一些是泗水過去了。天氣雖然不怎樣的冷；不過約有八十公尺寬的河道，能泗水過去的，總還是少數呢！有些士兵搜集來木料，紮成些小木筏，也在開始向對岸陸續輸送。有些安全渡過去了，也有些被敵機上的機關掃射而致死傷。血是一點一滴地流入河水裏而東去大海了。我是不肯泗水的，並且也不便和士兵爭搶木筏，所以祇好暫時仰臥到河岸的草上，待機渡河。

橋頭退下來的士兵越聚越多了，天上的敵機也好像在比例地增加；因之敵機上的機槍聲也更形密集起來。到了下午忽然又來一隻巨型飛機——也許是敵國所僅有的「空中堡壘」吧！——前後有三架驅逐機保護着它，因為這隻飛機大的特別，也更顯現出其他的飛機小的異常。好像在烏鴉陣裏又飛進來一隻老鸛似的。

在我躺在河岸的時候，旁邊也睡着一個不知那一部分的士兵。不到二十歲的一個小伙子，面貌和聲音一樣的能討人歡喜。好說好笑的，在團體裏大概是很有趣而受人歡迎的人物。他向着天空中指畫着，來分析天空中那些可惡的敵機。

「我們的機是家鷄，這些皆是野鷄，現在野鷄太多了！那下彈的是母鷄，打母鷄

開槍發出來喔喔的聲音的是雄鷄，不是的麼？」說過之後，其他的士兵也都大笑起來，空氣也由緊張中鬆弛了許多。

『那是老母鷄』，他繼續着指點那隻巨型機向着他的同志們說：『你瞧，它還帶着三隻雛鷄麼？你們等着，我一刻打下那隻老母鷄送給大家。前天你們吃我打來的老母鷄，忘記了嗎？』大家又接着哈哈了一陣。無聊奈的我，對於這個東方朔派的小伙子，也頗有好感；心裏却很想他繼續地說下去，來消遣這枯燥的時間。

不到兩分鐘，忽然有一隻敵機向我們睡下來這一段人羣裏，喔喔地打了一條機關槍，大槓在地下有些人活動破發現目標了。結果這位分析飛機的專家和另外一個斜眼的士兵被打死了。討人喜歡的那樣面龐和音調也就永遠地離開這個世界！但是在這兩三分鐘以前，他又怎曉得他曾死於「雄鷄」之手？

以前歡笑的幾位，現在又繼之以悲切的太息！

這位小伙子睡的地方離我不遠。他的血流到我的面前，我就使用手掘成一個小坑把他的血匯流到那裏，又用土壘起壘來。這血將來又向什麼地方取償呢？我這樣地想。

到了傍晚的時候，這隻巨型機突然地一起丟下來有百十個炸彈。一時昏天黑地，烟霧彌空，好像我們的身子在空中搖動，又像是失去了知覺；天崩地陷的動靜，也許

能形容那時的悲那况味。我記得那時退下到那橋頭的各部官兵很多；假如有會身歷其境的，當然會想起來那時的情景。他們看到我這段記載，也許會原諒我這枝笨筆無法形容那時的實際狀況吧？

在我的腦經回復了知覺之後，我曉得一大堆的炸彈是落在對岸的橋頭。凡是渡過河在那裏休息的，大都炸死了。這隻巨型機於殺人的工作完成之後飛了回去。其他的飛機也相繼四散。我想急於到對岸瞧一瞧那邊的情形，就搶上一塊木板過去了。上了對岸，看見坐在橋頭上有一個士兵還沒有死，在那裏慘痛地叫着，我令勤務兵用綑帶把他包紮起來；但是勤務兵於看了一下之後，就說小腹上和腰裏打進了砲片，已經是不中用了。離橋稍遠的地方，看見一些血肉模糊的屍身；內中還能認得出有我的先洵水過來的幾個官兵。他們正是爲守候着我而被犧牲的！我氣憤得要戰慄起來——我血是在沸騰的！

我一面吩咐搜集材料，快搭橋梁，以便未退下來的士兵後退；一面蹣跚於發着血腥氣的屍羣中，嚴肅地向着四面凝望。突然於二十公尺外的一株小樹下，發現了發光的銅鈕釦子，和淡色的軍服，不由令我直奔到了跟前，並且驚叫起來：

『啊，啊，這不是「梅健同志」麼？』

然而「梅健同志」已經是流血了！「梅健同志」已經是犧牲了！

六

我奔到「梅健同志」的前面，急用手將她拉起，那時還存萬一之想，覺得她不致於白白死去的。然而除去一手她的鮮血以外，什麼皆已證明是失望了！我提着一隻沾滿鮮血的手，張立於灰暗色的穹窿之下；感到眼前一黑，心的跳動和血的奔流，好像已失了正常的軌道。停了一些時候，我的鄰居和其他部分的士兵，走向這屍羣裏漸漸地多起來了。我我一定神，曉得她是永遠永遠離開這宇宙了。祇有儘可能地爲她想一點善後的辦法，以安慰她的英靈，並減輕我心頭上一點悲痛。

在我命令兩個士兵用平時掘戰壕的工作器具在那小樹下爲她掘一個小小的臨時墓道的時候，我却又在沉思了！

——這位神秘而偉大的女性，怎麼該這樣的結局？她是不是北平的籍貫？她是不是叫做「梅健」？假如不是的。那又是什麼原因，她這樣勇敢、熱情、聰穎、幹練，又是那麼的健美，怎麼一定要到這出生入死的場合裏來努力奮鬥？她爲什麼不愛上藍呢？藍不是一個值得向上的新女性所欣賞的對象麼？現在藍又怎曉得她遭遇到這樣的不幸？假如他曉得了，又是怎樣的情緒？她是不是另外還有更形關切她的人？我在河邊的柳樹下爲什麼不能盡情地向她問一個究竟？我是太懦弱了吧？她是不是有不滅的

靈魂？她的血還能流麼？——她為什麼要注視我？『祝你永遠的健康』，不是她最後的一句話麼？……問題越想越多，也越想越遠了。掘墓道的士兵在那兒進行着工作，但好像在地上掘起一塊泥土，也在我的心上掘出一個問題來似的。不過墓道的泥土快掘完了，我心裏的問題什麼時候能掘完呢！

『祝你永遠的健康』的墓碑又在空氣裏飄蕩着了！

在送了這位神秘而偉大的女性入土之前，我很想把她的用物，留下來做一點紀念；因此她的手槍從她的腰間被解下來了。「贈送給我做討還血債的武器吧」；手槍插到我的軍裝口袋的時候，心裏在默念着。

圖囊裏也許有重要的秘密文件，也應當解下來的。從她的身底下翻轉出來，但已為血所浸透了。

她的傷是在胸間致命的所在，面部還是完好的。秀而有神的眼睛是閉着了；細長的彎眉却仍顯出剛勁而嫵媚，顯示出那是代表她聰慧和果決的符號。她就這樣被埋在土中了麼？假如我不是很巧地這樣的發現，誰又知她是這樣的「歸去」？

把她的屍身，端正地放到新掘的所謂「墓道」的裏面；把她那身釘着好多發光的銅鈕釦子的淡色大衣也整理一番；又在我的隨從的背包裏面取出一幅不大的國旗，把她的屍身蓋住。嚴肅的葬儀，祇能這樣草草地辦理了！

我站到她的脚前，嚴肅地舉起帶血的右手，向她極虔誠而又極合度地行一個軍禮；沉默的她大概能接受我的敬意吧。「我還康健的，也祝你永遠地安眠！」

正在開始掩七的時候，隔岸忽然起了槍聲；從撲河汨水過來的士兵傳言，說是敵人的便衣隊，已追到那邊了！而這時我所計劃要搭的橋梁，以材料未能徵齊，並未搭成；未退過河的官兵，有的奮勇抵抗，有的落到水中；一時頗形紛亂。而站在我旁邊有一僱隨從，已經中了流彈傷了左臂了。士兵們將屍體草草埋就；並催促着我離開；無可如何地我新帶着一柄手槍，一個圖囊，和滿腔的無名悲痛，又作一度黯然銷魂的離別！

走了十幾步，我忽然想起一樁事：回過頭來，在蒼茫的晚景中，認一認這偉大女性的埋葬所在。她是長眠在一株小樹下的；這小樹是長青的灌木，葉子細細的，像我們北方的觀音柳；可又不是。我就認定這株小樹叫做「觀音柳」吧？藍不說她不一定是一「梅健」麼？但我也認她叫做「梅健」呢！

哦，啊！「梅健同志」，你是長臥在白鶴橋頭，觀音柳下，我是記得的。他年總有人能設法迎你的忠骸俠骨，送到明山秀水之間吧！你且靜靜地休息；不要受了暴敵鐵蹄的驚擾，而令你在地下憤怒啊！夜已降臨了，它會好好照應你睡眠的！

頭上嘶嘶聲的流彈，對於我已沒有什麼反應；但想到未得渡河的武裝同志，突遇

敵人便衣隊的襲擊；損失一定又是很大的。便衣隊是不是已被擊退？後面還有多少部隊未能退下？爲着這些新的問題的糾紛，却令我懶得前進。並且我的精神也疲倦太利害了；所以就到了離那橋頭不約四五里路一個農家裏休息。

農家裏一盞油燈，已被士兵們擄去包裹擦傷；我在黑暗中擁着那新易主人的圖囊並將面紗枕着染了血的右手，躺到地面的稻草上，於回憶中而沉沉入睡了！

七

藍忽然地來了，真出意外！他見面時，沒有什麼話說，神態和往常不同；很令人難堪的。在他見到背在我身上染了血的圖囊和染了血的一隻手，他更顯着不快。我怕他有什麼誤會，我隨即告訴他：「梅健同志」是被敵機炸死，而且死的很慘。在我將要說明血的手和血的圖囊的來歷，他更表現着不耐煩並且不容我開口了。

『我一切皆曉得！什麼圖囊？』他的態度迥異平時，並且蘊藏着侮蔑！

『什麼？你懷疑她不是敵機炸死的麼？不是敵機炸死是怎麼死的，你說？』我憤極的抗議。

『那個也是敵機麼？』他指着我自己背着圖囊。

『難道不成我是圖財害命的麼？或者我是爲奪取祕密文件來實行謀殺？』我忍受不

住了！

『她的手槍怎麼也到你的手裏？』放在我口袋裏的那枝手槍，又被他瞧見了。

那非用事實不足以昭雪我的冤屈；我振奮地跳起來，拉着藍就向掩埋「梅健」那地方去；『你到那株「觀音柳」的下面去看一看！』這是我無可如何地想用事實來代替答復。

一會兒到那株小樹旁邊了。在我要說明這屍體被發現的經過情形的時候，他却先行開口：

『哼，不必說了，明明是羅漢松，你却說是觀音柳，這話的價值可想而知了！』明明是在冷笑。

『你捫開來看，她是不是被炸死的！』我立掘地。

『不是觀音柳；你偏說是的；誰又曉得掘出來的人是不是「梅健」呢！』我遭遇了生平未遇過的侮辱，並且藍給我這樣的侮辱，我不能忍受！我拔出手槍來，要和他決鬥，——以我的血或他的血來昭雪我這種恥辱。

我想自殺，也想殺死了藍：「健梅同志」怎麼不能來做個證明呢？她真幫同着藍來壓迫我麼？我焦急，我想怒吼；但終於是清醒了。

墊在臉下的右手有些麻木；胸口出了一些冷汗，染了血的圖囊還放在我的胸前。

血的氣味有些異樣，但我覺到這異樣的味裏，帶着一些聖潔的氣息。

約模在五更光景，我們又向太湖邊一個鎮市出發，天剛明了，我們到了一座臨水的孤廟裏休息。

一個道人引導着我到大殿坐下：這裏塑着十殿閻羅像，旁邊又排列一些鬼卒陰差和各種醜惡的精怪。在曉色朦朧中，看到這些猙獰的面目，不但覺得可厭，並且認為可恨。假如他們有掌管人間生死的權衡；那麼，一些英勇的官兵和「梅健同志」，簡直有被他們協助暴敵共同殺害的嫌疑。

在大殿裏香煙繚繞之下，我先檢查那枝手槍。手槍是很精良的；有一顆子彈已登了膛。將子彈取下之後，再看到那槍的木柄上有四個小字：是「伊克所有」，刻的也很精巧。伊克是什麼人呢？是梅健另一個別名麼？還是她的朋友贈給她的？現在無從判斷了。

將手槍放在一邊，再去精細地檢查那個圖囊，也許會有新的發現的。——這圖囊經了血的浸染已變成紫暗色了！

圖囊的釦子解開之後，把外邊那一層的物件通通翻倒了出來；一樣一樣地去細加檢查。

最重要的是兩個命令：一個是要她組織戰地民衆，一個是要她設法安置傷兵，但

是皆已失時效了。另外一張大上海附近的地圖，但地圖已染上了血！我們的土地，染上了這鮮豔的血，真是特別有意義呢！另外有一個小賬簿，簿子裏夾着五十幾元的法幣，和十幾張的角票子。其他記得有一枝自來水鋼筆，一枝毛筆，一枝鉛筆，一個小墨盒子，一隻精巧鉛筆鉋子，幾瓶防治時疫的丸藥，和幾捲敷上了藥膏的紗布綢帶。這一些物件，打算有機會送還給藍的旅部；因為這一些許是公物，不要令「梅健同志」有一點遺憾啊。

圖囊的外層檢查過了，再檢查那裏邊一層，這時朝曦已經上升了，幽暗的殿裏，也光明了許多。

裏邊一層的物件取出來之後，却就是染了血的一本小仲馬的「茶花女」和一冊日記

八

這時我手裏正拿着那血漬的「茶花女」和日記，面對着如豆的孤燈，將往事像回憶舊夢一樣地思索了一次。夜間空氣，壓着人有點不舒服，而脩美的身段，彎長的細眉，黑白分明的雙眸，和藹而嚴正的神態，好像在我面前，又像在我側面陰暗的地方站；在和我行軍禮，又像和我說着一聲：「祝你永遠的健康」。而那婉轉的口吻及準確的國音，也像我耳邊飄蕩；我聽着，我靜聽着，那一種聲音又聽不到了；可

是廳外不是已有所灑的雨聲麼？雨是什麼時候落的？

這本「茶花女」，是一個精緻的本子，書面上幾乎染滿了血；書面的下角，也寫上「伊克」兩個小字，血色有點褪了，看得倒還清楚，因此證明以前那枝手槍真正是她的所有物。

拿破崙好像像在軍中，是愛看「少年維特之煩惱」的，大約我們的伊克許是愛看「茶花女」啊！

日記是用上好的中國紙訂製的，淺黃色的皮子；下半面沾的血多一些。面子上很整潔，一個字沒有寫，參進了一行血的細流，和幾滴血點子，也可算是題箋吧。假如附會起來，說是自然地繪就了一枝血的花，也倒很像呢！面子揭開之後，第一頁是幾行白話詞，底下却是日記。字用毛筆寫的，大多是行書，有時還用正楷，很規矩的。字跡像她人一樣的挺拔，剛勁中還表現着娟秀。這本日記共有六十頁，已寫上字的大約有四十多頁了，從這日記裏，我尋找出她多少的神祕來，而她的神祕却是愈被發現，愈顯出偉大。日記上有些語意，也還有三兩處不能十分令人了解，大概因為我不能明瞭她的身世的緣故。但這裏不但提到了藍，並且關涉到我，這更令我感到意外的驚奇。而她特別的注視我的原因，我又出乎意外地曉得了！

我從能代表她的哀曲的筆下了解她了，至少也能認清她的大概輪廓。雨聲能擾亂

荒村茅舍裏的我不能成寐的；因此我把她的神祕和偉大，伴着淒清的雨聲再零亂地回憶一番。

從她的日記裏曾自稱叫做「玲」，這也許是真名字中取出來的一個字。爲着把她的名字華化一些，我就稱她是「玲玲」吧，這點也當然是小的發現。

藍說她也許不叫做梅健，恐怕被他猜中了。「梅」不見得就是玲玲的姓啊。

玲玲是最愛國家的，但是也最愛着一個愛國的男子。因爲她愛着國家，所以更愛愛國的男子；也可以說：因爲她愛着愛國的男子，所以更愛着國家。

但是因爲她最愛國家和愛國的男子，但又不能不以不愛之愛去愛那愛國的男子。這不愛之愛，就是她神祕的泉源，也正是她偉大的所在。

她愛那愛國的男子是誰呢？從她日記上，說是育華；——我想一定是閻育華，一個航空界知名的傑出青年。在我發覺着這個秘密的時候，真是意外的驚奇！閻育華，是國內有數的飛行健兒，並且對於空軍的建設，有許多很好的計劃和建議，我是知道的；我想一定有許多青年也是曉得他，並且景慕他的。

玲玲和閻育華大概認識很早，當然相知也很深。從意志和學識互相景仰這一點上來看，他們應是深深地締造下不可動搖的愛的基礎了！

我覺到他們的愛一定是最美滿的，是最理想的。玲玲固然像是育華的靈魂，而育

華也正像是玲玲的生命。他們的相愛，大概是人間的奇緣，也是上帝的傑作吧！固然他們戀愛的經過和一些精彩的事實，我無從臆造；但這種結論却並不認為是武斷。

他們既然這麼相愛，既然這樣美滿，玲玲却卻又孤身另地跑到軍隊裏效命，拋棄了她的愛人，却又是什麼原因？

啊，我知道了，——她是爲着愛國，爲着愛她所最愛的育華。她却又不肯以自己的愛，來犧牲了育華的可愛之點，所以她毅然決然地壓抑着自己以達成她偉大而神聖的愛的目的。因此，的悲壯的生涯，就是這樣的開始，——但也就這樣的終結！

這一些皆是她的日記上賅括地給我這樣的概念。

因此，我聯想到她是真有一點像茶花女，而她隨身攜帶着那本小說也許就是這個原因。不過祇以色相動人的茶花女，那能比得上玲玲偉大的萬一？

她的冷峻，令藍失望，藍不是莫名其妙麼？這種原因，當然是很明白的。藍若能明瞭此情，他一定不但但不苦惱，並會原諒她的！何況她在日記裏也還敬重他呢？

藍不是說她有時的筆名用景華和挹雲麼？景華的意義是很明顯的，挹雲的意義尙不能確知所指，也許是她遐想到飛行健兒的生活吧？但伊克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些新奇的事實，皆是在那臨水的閭羅殿上，從那圖囊裏發現的！這一種發現，令我不能不從另一個角度裏去窺察玲玲。於這樣地窺察之後，也顯示得她更形崇高偉

大了。

在我一面收拾圖囊，一面又這麼地想：這種消息，暫時不能給閻育華知道的；他知道了一定會意外地傷感，而影響他愛國的工作。這不但不是玲玲的意思，而且也不是我們的意思。我們這位飛將軍，他對於國家有奇偉的貢獻，他能安慰我們，他能安慰那九泉之下永遠愛他的玲玲！不過假如育華能有把握把炸死玲玲的那架大的敵機打一個粉碎，讓他知道，不也是很好麼？——曾經費了半晌工夫，沉吟着這個問題。

在感到希望和悵惘的情緒之中，我背着這神祕的圖囊，率領着殘部直到太湖濱去了！

在太湖濱不到幾天，爲着消息沉悶，派人祕密到上海去搜集幾種報紙來看；從報紙上曉得敵人正在上海海空軍並進，準備圍攻我們的首都了。以後我看到有一份敵人的報紙，追敘着上海作戰的經過：內容自然誇張一些，看得令人生厭；不過內中有一條說：「華方的一流飛行人員閻育華隊長，於開戰不久，果敢衝擊之後，雖然我方受了相當的損失；但終於人機被我方擊毀！」……噫！竟有這回事！這真是令人不敢置信，然又不得不信的消息！敵人所欣幸的，却正是我們所悲痛的啊！我當時的心緒，悽愴而紛亂的很。

育華大概是英勇地犧牲了！敵人的宣傳，不見得是捏造的吧！但玲玲又怎會曉得

？玲玲一直到死了以前；她總是料想不到的！她還覺得育華在翱翔之際，縱橫殺敵呢？這是悲劇還是幸運？我迷惘了！我曾考慮過把玲玲慘死的消息讓不讓育華知道的問題；又誰知道這一種考慮皆是白費的？

些微的希望，也變成了不堪想像的一幕悲劇！

太湖旁的梅花，在那時朔風凜冽下正在盛開。我折了一枝，向那觀音柳下的玲玲遙祭着，並默祝她和育華的英魂永遠地得着安恬！……

在「回憶」沉浸於太湖濱遙祭英魂的一幕底時候，脆外的風聲，忽然像囓了一聲地吹着；抬頭只見月色映着滿腮的瘦竹影兒，顫動地像要窺探我的動作似的。但是雨又是什麼時候停了呢？

九

孤燈、月色、風聲、竹影，和簷際仍在滴着的雨點，這樣的大編隊，要聯合起來重新向寂聊的我進攻了！我無法躲閃，祇得拿起來那血漬的日記，重新粗粗地把首尾翻閱幾篇：

傲雪凌霜豈怨嗟？

道似梅花，

却似梅花，

微風飄忽雨絲斜；

飛徧天涯，

走徧天涯。

×

×

×

漫惜流光感歲華；

愛也由他；

恨也由他。

湖山是處急悲筇；

朝望雲霞，

暮望雲霞！

————一萼梅

育華：好像在去年的冬天吧，你贈給我一枝梅花；你說我的性情，很像這梅花，我真是既感且愧！梅花是我們的國花，凌霜傲雪，堅忍而有骨格。我那能擔當起這樣的揄揚？然而，我不能忘記了你的美意，也忘記不了要這樣的標榜！

現在神聖戰爭已開始了，這是我們國家嚴重的關頭，也要我們有骨格的青年能堅忍下去，不是麼？

你的責任的嚴重，你是知道的：怎麼倒反瞻顧徘徊了呢？我很感謝你對我豐富的柔情；但我不能讓你因為我而減少你愛國的情緒。

育華，我愛你，也更愛國；我不能誤你，也更不能誤國。我決定了，我決定以凌霜傲雪的骨格來支持我，來鼓勵你！

你是在後方領導一些空軍人員，卻想在這時候，辭去你飛行的任務，和我另覓其他救國的工作麼？但是，為我而令你意志薄弱，令你變為懦夫；這是你的恥辱，也更我的恥辱！

國花的品格，是你鼓勵我的，為着不能辜負你的美意，我在思慮兩天之後，終於下了最大的決心了！

我這次背井離鄉，不辭而行，是輕離，也是壯別！育華，我們分道揚鑣，各自努力吧！我不願以行踪相告，來增加你的顧慮；勝利之後，我們再圖歡聚！

開始度着凌霜傲雪的生涯了！我願化身千萬億，來配合你的救國工作。

於五天前，大致照這樣的意思，給育華一封極堅決的信後，就走上我的征途了！我快慰，我也酸楚！我為育華祝福，我也為國家祝福！

一首「一翦梅」的白話詞，也正是我新的生涯的前奏？——二十六年、八、十、於洞庭湖濱。

我經過了考試而參加到××師做政治工作了；聽說這一師正準備開到東戰場去；我很想盡力表現我的工作。

今天有幾架我們的飛機在空中盤旋，育華也許在這裏面呢！——八、一三、於漢口。

聽說上海戰爭已發生，夜間隨軍乘輪順江東下，破浪乘風，悲喜交集，艱苦的身世，令我沒有一些家庭的牽掛，也却是幸事。不過在這大時代裏即便有愛我的父母兄弟，我也是不能留戀的！

落臨着偉大的戰場：江上、空中，可是一般況味？滿天星斗，一望洪流，我在甲板上俯仰低徊，感想萬端。我初次領略到生命的偉大了！——八、一四、夜於江中。到了戰場了！在隆隆的砲聲中，在黯澹的星光下，我們挺進着。有些工作同志們願意到後方去擔任工作，我却願意留在前線上服務；血花繽紛中，當另有偉大的意義的。育華，玲是不怕艱苦的；不過不論怎樣努力和奮鬥，却比不上你的神聖任務的重要；願你努力，願你有雄偉的表現。

前線的戰士們，渴盼着空軍的協助；他們說空軍是他們的膽，——作戰時沒有膽

自然不易取勝了！因此，育華，爲着你的神聖任務，我是獲得意外的安慰和光榮的！

——八、一七、於戰場。

……昨夜的襲擊，我們犧牲稍大，我在砲火轟炸中，已有了經歷了！在緊張時，我以自尊心消滅了恐怖；我並曾以飛行員的膽量，來助長我的膽量。中國偉大青年的生活，應當是不平凡的！——八、一九。

今天空中有了一場惡戰；在我從戰壕中向外瞭望的時候，我的血在急速地迴流着；我的血管怕快要炸裂了！

我們的飛機隊中有一架機很勇敢地一連擊毀敵機四架。內中有一架落到我們的陣地裏來，戰士們在歡呼，在跳出戰壕尋覓敵機的殘骸，我在歡欣，我也在驚懼！

終於這架勇敢的神鷹被敵機包圍住了！啊，在雲端裏好像是被擊而下落了！

我怕，我感覺到第一次的怕，我不敢看下去，我閉着眼睛向壕裏的稻草上倒下去。晚上紛傳着，我們的右翼在飛機掩護下進攻獲得了勝利。我想：今天在最後看到落下來的那架飛機，也許是敵機而被我看錯了！我狐疑着，並且後悔；覺得不應神經過敏地妄加揣測！——八、二一。

昨夜許多惡夢，那是由於我的疑心而起，我是不介意的！早晨在敵人的砲聲中，第一次祈求着上帝，爲育華祝福，我們在勝利之後，還要見面啊？

忙着照料傷兵向後輸送，看着許多鮮血，我開始有一點心悸！但是想到這些血是代替我們民族更多的血的；我又安然了！——入、二二。

昨天晚上我們神鷹的編隊，在夜色蒼茫中來轟炸敵艦了；高射砲的火網裏，探照燈的光圈中，時見我們的神鷹翻騰。我站在一個被敵砲所摧毀的戰壕旁邊注視着；並不由得將右手舉起，向着高射砲的火花中行着嚴肅的軍禮；直到我們的神鷹飛走了，才把我的右手放下。

育華，我後悔了，我要改變了我的決心；我要寫信給你；我要請假去看你一次；我想我不會紛亂你愛國的意志的；我不會影響你做救國的工作；你的轟炸的成績，讓我知道，不是很好的麼？假如你來前線轟炸的時候，曉得我就在前線，你可不意外的高興？……

我雖然沒有家庭的留戀；但我也會想到那患難相依的唯一的弱妹。我想到前幾年我們在洞庭湖前，岳陽樓上的情景，我想到我家鄉的湖山，那浩渺的烟波，那雄宏的氣象，又怎能不勾引起我一段鄉愁？——但是，我又想到你贈給我的梅花來了！

我要堅忍支撐呀！我知道：我不能也不肯輕輕地破壞我的約言！

不知怎麼的，深夜竟無故地痛哭了一場；我是「弱者麼」？——入、二四。
被派到藍旅來工作；這一旅就是担任我們的右翼且屢立戰功的。旅長是一位沉靜

而勇敢的少壯軍人，我願意到他這一族來的。

將來我很想藍做育華的朋友呢。因為進步的少壯軍人，也應當有一個結合來担任起國防的任務呀！——八、二七。

.....

藍在幾次危險的時候，很關念到我；他的熱情很令我不安，怎麼辦是好呢？他今天又給我一封信，要我給他一個客觀的批評；更令人為難了！我批評他「不好」麼？他實在沒有不好的地方；批評他「好」麼？是不是會給他一些誤會？我同他信麼？又成什麼話說？育華，我真是感到意外的困難了；可是你又怎麼知道？藍，我是「冷酷」的！我的「冷酷」會嚙傷你的靈魂，也會嚙傷我的良心；我祇恨我不能真的冷酷啊！這一種缺憾，將來祇能請育華代我求你的原諒！——擁着紛擾的情緒去睡眠，夢也許不會安恬的！——一〇、二六。

今天在旅部外的小路上見着藍，我恭敬地向他行一個禮；他的臉似乎一紅，還着禮走過去了。我心裏怦怦地跳動，覺得很對不起這位忠實誠摯的官長，同情心壓迫着我同轉頭來向他打一個招呼：

「旅長，你的信我收到了，謝謝你！」

『唔，沒關係，隨便寫的。』他的回答。

『請原諒我沒能給你回信！』

『唔，好的！』他的頭低下去，我也就便告辭了。

我總是覺到不安；最後添上那一句的老實話，尤不合式；因為老實話不能說個明白，是更會令人誤會的。

藍，你將來一定會做育華的好朋友的；你真得要原諒我啊！並且，我即便沒有愛情贈給你，但是有工作去報答你的，藍，你看吧！

今天敵人的陸空軍，又是竟日的聯合猛攻。——一〇、二七。

……我們為戰略的關係不能不退到蘇州河南岸了；藍旅是奉命擔任掩護部隊的，同時空中也有我們的飛機發現。我們的戰士，擊退了敵人的坦克，擊退了敵人的衝鋒；雖然犧牲很大；但終於達成神聖的任務了！藍是異常果決的；自然我也要親臨火線鼓勵着戰士們沉着應付！我這樣的努力，也許能得到藍的原諒的。

今天空中還有些英勇的神鷹來助戰，育華也許就在我的頭上吧！——一〇、卅。

我們奉令退下來休息了！過了虹橋，看見路旁有些梅花在涼風中已含苞了，它是在歡迎我吧！在它開放時說不定和育華能見面呢！那時他要再贈我一枝梅花，我可要欣然地接受。

退下來的部隊，我在爲他們致詞宣慰，他們還很興奮。總之，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

藍和另一位青年軍官在我向部隊講話時來了。我講話後和他們見面時，很令我奇怪！怎麼和藍在一起的那位軍官，很像育華呢？健壯的體格，和藹的面龐，真定再像沒有了，我幾乎要驚叫起來。不過祇是他的眉微有不同；因爲育華的眉比他還要濃一些秀一些的。經了介紹之後，曉得他是駐此不遠的乙總隊長。我想他一定也是一位有血性的青年軍人……

育華，乙總隊長簡直是你的影子，你們真像學生的弟兄，將來你假如能和他見面的話，你一定也要驚異的；我很願意爲你們介紹呢！看見了他，好像看見了你；你大概還是這樣健壯吧？困苦中我却又得到一點意外的欣慰！……——一一、一。

×

×

×

×

×

看到這裏，我噎了一口氣；『我被玲玲的注視，原來是爲了這個緣故！假如我的面貌不像育華，她當然不會注視我的，而「有血性的青年軍人」的考語，也不會加到我的頭上來吧！』『祝你永遠的康健』又那會是真對我說的？……』在我又想到這一點的時候，我覺到這很令我愧疚，並有點像是恥辱，隨手把她的日記放到箱子裏面，並

將身子歇到牀上去了。

但她的品格確是偉大的：她鍾情於育華，却正是她的偉大的地方。我和她這樣的巧遇，也正是生命之流中一個美妙的迴瀾！理智地作這樣的觀察之後，曉得自家的直覺未免有些幼稚。旋即翻身走到牀前拿起來一面鏡子，在孤燈下照了一下；也感覺到一點寬慰。不過側著頭發現了鬢上有幾根白髮，曉得四年來的游擊生活，已經把我改變了許多！假如玲玲還是活著的話：異地重逢，也許不會認識我的啊！薄霧一般地又蒙上了一點身世之感。

牀外的瘦竹，仍然隨着微風弄影；遠遠的鷄聲已在唱看；天快要明了麼？我感到疲倦；於是伸出那曾經濺滿了玲玲的血的右手，又枕在臉下睡去了！

十

第二天起來的時候，牀上的竹影仍然搖動着，不過不是月亮而是太陽了。頭目覺得暈眩；想起了昨夜回憶的經過，真像又添了一場春夢！不過那血漬的遺編，還放在凌亂的箱子旁邊，證明這固不是夢罷了。

小病了兩天，又增加了我和這血漬的遺編的一段因緣；我把這椿事也許永遠不會忘記的！

病好了，我把這兩本日記和小說，又珍重地收藏起來。覺得無論在什麼緊迫的狀況之下，皆不能把這樣的紀念品遺失了的。想起來我這幾年的游擊生活：從太湖邊到了大江北，從大江北又到了「威尼斯」，從「威尼斯」又到了這淮河兩岸；中間的險阻艱難、出生入死，真是無從記憶。但這兩本染了聖潔的血的遺編，還能保存着，也是在生活中較安定的時候，認為是一樁得意的事體了！

因此我又想起：那柄刊着「伊克所有」的手槍，是我借給宗穎同志佩帶的。宗同志是極能耐極有骨格的一位軍官；他願意留在太湖濱游擊；所以我把那枝手槍交給他使用。聽說他游擊的成績很好，這也是我一點安慰；並且能對得起玲玲的！不過一定聖命令他把那枝槍保存好好的。有機會還應當命令他把那枝槍交還。

那個圖囊和一張地圖及幾十元法幣等物，本來要交給藍的；但是打聽不着他的下落，我就交給我衛士背着。但那個衛士於初到江北之後，在一個河港裏就被敵人殺死了。他的屍身落到河裏，沒有打撈起來；那個圖囊，總算是殉了那個衛士了。這點我也覺到是遺憾，將來見着藍，一定要附帶地說明。

不曉得藍現在那一個戰場作戰。不但不能見面，並且也無法通信；這真令我焦急！大概非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們沒有見面的自由吧！將來見着藍時，我一定把得到這些新的發現一一告訴了他。玲玲的日記當然也要給他看的；好豐富於情感的他，多得

些惋惜嗟嘆和懺悔的資料。並且把掩埋玲玲後我得到那個奇怪的夢，也要講給他聽的。藍說她不像帶刺的玫瑰，她本不是「玫瑰」啊！

爲留着我游擊生活中一段精彩的痕跡，我就在病好後抽着閒功夫把它記下來了，在草草地記下來之後，我又想到了幾樁事，將來在可能中要辦到的：——

玲玲的籍貫，真實姓名，和她「艱苦的身世」，應當設法打聽明白的！——所謂「艱苦的多世」，一定還有許多可泣可歌的事實呢。——我想這一點許能做得到；因爲我曉得她的家離着洞庭湖濱，或者是不遠的！並且她不是還有一個妹妹嗎？

「玲玲」這個名子，我自己覺得很美的；不過太女性化，不合她的偉大堅忍的個性；因爲我在腦經裏會習慣地以這個名子稱呼她了，用別的名子，主觀地反覺到不合式；所以仍然沿用這舊的稱呼。假如以後能把她的真姓名打聽清楚，自然要重行更正。

聞育華和玲玲戀愛的經過，能曉得一些更好；我想他們的戀愛，一定很不平凡而值得一般青年所歎慕的；而他是不是就在八月二十一日擊落四架敵機而致殉職，也應當查明。因爲這樣悲壯的事實，假如寫成小說或詩歌一定能感動着許多青年的男女。

因此，我這樣草草的記載，從可作小說或詩歌的材料這一點看來，也許因而增加一些價值；我預備在游擊區內有機會且把它先行付印，也爲着這個原因。

玲玲的日記，我覺得文字與字皆很好，而字的挺拔娟秀，實在能增加她文的幽美。將來我想節省一筆錢把它影印出來，以廣流傳，兼作我對於她一點紀念的誠意。她的照片我想設法搜集一張，附印上去，不過無論如何，她的武裝照片，總是沒法搜集了吧！育華的照片也想附帶地徵求；因為我對於這位飛將軍的儀容，却更饒瞻仰的興趣。並且把育華和玲玲兩人的像片印在一起，也不是沒意義的事！

假如有人看到我這篇的記載，而能把我所要知道的一些問題告訴我；我走很感激的。並且我要把我珍藏的日記上還有些不能十分明瞭的語意，再請教他一一解答，以期她能澈底明瞭。

有些青年，或者認為玲玲填了一首舊的詞——「一翦梅」認為她在新時代裏沒有創造的新精神麼？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因為她愛好這個詞的名子和調子，才這樣填的；和專門復古不同。並且她寫在日記的封面，祇是自家欣賞，沒有預備公開。我今天沒法徵得玲玲的同意，而把她的日記公開了；所以不得不代她負責作公正而週密的聲明。

最後，我想：白鶴橋頭，觀音柳下的玲玲，一定能在那裏安眠的；在最後勝利到來之日，我一定設法主張，把這位大中華的女郎遷葬於明山秀水之間，以表示我崇拜她的偉大。如將空中英雄閻育華的忠骸也能迎歸合葬，玲玲不是更覺到滿足麼？大概

藍也會同意的吧？

將來玲玲的墓，我也要爲她設計：墓的四週，應當栽種了千萬株凌霜傲雪的國花。這千萬株的國花，也就算是偉大的玲玲各種的化身。在墓的前面，並應建造起一座挺拔秀偉的紀念碑；碑上還要鐫上幾個大字——

『血不是白流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初版

血漬的遺編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作者

乙

凡

發行人

王致遠

孫挺

宇遠

發行所

青年生活出版社

印刷者

淮安車橋鎮
松筠室印刷紙號

臨時寄售處

江蘇淮安蔣橋郵局
江西上饒前線日報社
廣西桂平嶺頭村農場

